



殘 燼 集

反動書籍



上海北新書局出版部

1928

2
4
2

殘 燼 集

金 溟 若 著

上 海
北 新 書 局 發 行
1 9 2 8

1928 10 25 初版

1—2000册

1929 3 1 再版

2001—5000册

每册實價大洋三角

目 錄

我來自東.....	一
東來餘波.....	二七
中秋遊絲.....	四九
江北瑣記.....	六五
孤人雜記.....	九七
泣集了殘燼以後.....	一一九

我來自東

——我東曰歸；我心西悲。——

露佚從接到他家鄉父親的來信以後，同時生了兩種不同的情感：他想到自己不到一個月後，就可以和他明媚可愛的故鄉，和慈愛的母親，活潑的小弟妹們會面，他覺着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。但是轉來一想，他快要離開荒蕪了他天真的少年時代的異邦之土，而和他十年來的相親愛的朋友們分別，又不得不使他感着一種切身的痛苦。

——哦，讓我過了十餘年的浪漫生活的日本喇！受了你十多年氣的野心勃勃的日本國民喇！我快要離開你們，向我慈母般的祖國的懷裏去了。

——親愛的異邦的故友們喇！可愛的肉麻的異

(1)

邦的女人啲！別了！

——別了，我們若想要再會，至少也要在十年以後！

他雖然時常受了日本青年的嘲笑和冷視，但是十年生長在這裏的露佚，對於這異邦的感情，却比十年來未嘗踏過的他的故鄉的土地，反是濃厚得許多。他接到他父親的來信的當時，雖然被故鄉和家庭的吸力，使他感着一種莫名其妙的快感，但是同時，由留戀他童年契友的心情，和想起他祖國朋友來信所說中國社會的可怕，不得不使他起了一種怕回故鄉而依戀日本的情緒。

你

——日本！真是我第二的故鄉了，我看他們多血質的青年多麼可愛！你不聽家鄉友人的來信麼：中國的社會，簡直不是人住的；何況是我們青年人！啊，這樣壞的地方，我還值得回去嗎？

他現在對於平日所最憎惡的野心的日本青年，竟有了一種依依不忍捨的樣子。他想到中國的社會，簡直不是人住的幾句話，使他傷心到極點。他天天所期望的，每回被日本人嘲罵時必定想到的祖國竟壞到這個地步，他簡直不曉得怎麼樣好。他想到自己沒有安心的地方，他的眼淚禁不住一顆一顆

滴下來了。但是隨後，他又勉強壓住這些悲哀，在他自己的腦裏，描寫了個更好的，風光明媚的樂園，來追憶着他十年前的故鄉。

——哦，這不是你的故鄉嗎？你看落霞潭的美景，華蓋山的莊嚴，松台的朝陽。這正是你的故鄉，這正是你十年前的故鄉！那裏也有美麗的處女，怕比日本這些肉麻的女人，還要嬌豔得許多。你已經在這殘酷的異邦裏，荒過了你的天真時代，你再忍心把你甜蜜可愛的青春，也在這小小的海島上摧殘了嗎？啊啊！回去，回去！向你可愛的故鄉！在那裏，把你飲而醉的青春的美酒，捧給你同胞的姐妹們，和她們共醉！

似花似蝶的他同胞的年青女人，和樂園般的他故鄉的美景，一幅一幅，好似看着電影一般輪流過去。這引誘力強大的幻像，使他下了一個堅牢的回家的決心。他即刻寫了一封信給他父親，說他已經決意回家，叫他父親快點把費寄來。他封好了信，鑽入了被窩，還在追念着這甜蜜的幻像。

——哦，這不是你的故鄉嗎？你看落霞潭的美景，華蓋山的莊嚴，松台的朝陽。這正是你的故鄉，這正是你十年前的故鄉！那裏也有美麗的處女，怕

比日本這些肉麻的女人，還要嬌豔得許多。你已經在這殘酷的異邦裏，荒過了你的天真時代，你再忍心把你甜蜜可愛的青春，也在這小小的海島上摧殘了嗎？啊啊，回去，回去！向你可愛的故鄉！在那裏，把你飲而醉的青春的美酒，捧給你同胞的姐妹們，和她們共醉！

在被窩裏打了幾個滾，總是睡不着。爲了這種幻像，使他眼都花了。直到十二點鐘多，才漸漸地安然入睡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醒來已經很遲了。早晨的太陽，照着朝東的紙窗，映得小小的房間，充滿着紅光，露佚還貪着被窩裏的溫暖，不肯起來。他緊閉着眼睛，一面避着太陽的光線，一面在他的腦海裏描寫着十年來的一頁一頁的過去的生活狀態。

——哦，可愛的島國的風景！肉麻的島國的女人！

——白雪不落的常白的富士！箱根山上的溫泉！日光的古跡！瀨戶內海的海景！呀，日本！島國的日本！風光明媚的日本！世界三大公園之一的日本！不到一個月，我就要和你訣別了！

——肉香熏人的日本料理店的侍女，不知廉恥

的日本下宿的下女，美麗多情的日本女學生，罵我們中國人爲 Chankuro 的日本的無賴，叫我們爲支那人（Shinei jin）的無知的日本下等女人喇！不到一個月，我就可以免了你們肉麻的欺騙和無恥的嘲笑了。

——當沉悶得無地可走的時候，常去喝咖啡和威士其酒的早稻田大學對面的咖啡店侍女秋子喇！不到一個月，我就要離開你，回我的故鄉去了。但是我去了之後，你肉食的引誘，定是依舊不變地在向餓犬般的你祖國的青年們作用。呀，你胸前乳尖圓滿的曲線，你頸邊腋下誘人的粉香！不到一個月，我就再也不會受你這種誘惑了。

——許多許多異國嬌豔的異性朋友喇！安慰我飄浮的心兒的在小學時的同學榮子姑娘喇！不到一個月，我再也不能受你們的愛了。悲哀時的握手，快樂時的接吻，也只能在遙遙的遠鄉追懷了。

露伏正在想得入神的時候，他樓下的三十多歲的房東的女人，推開唐紙（紙門名）走進來了。

——露伏先生！很遲了，還不起來嗎？學校裏不是有功課的嗎？已經八點鐘多了，牛奶也早已送來了。

她一面說着，一面把牛奶放在桌上。露佚被她這一叫，嚇得睜開眼睛，但是又因為怕那猛烈的太陽光綫，急急地又閉了牠們。

——哦，謝謝你，請把牠放在桌上！

——噯！

他待她去了之後，就急急地把被褥摺開，到樓下去洗面去了。洗好面，喝了牛奶，吃了兩片麵包，把昨夜寫的給他的父親的信夾在書中跑出去了。

在郵政局裏，躊躇了好幾次，才忍心把信投入了信筒。一氣跑到學堂，坐在教室裏，就好像成了死人一般；一聲也不響，眼睛只是釘着黑板，心中還是在不住地解決回家不回家的事。他有時責備自己不該早晨早早就把那封回信發去，應該先和榮子商酌一下才好，所以他有時竟想即刻就再寫封信去向他的父親改正。

——哦，我不該回去！日本真是我第二的故鄉！你看！這裏風景怎樣明媚！這裏女人怎樣可愛！還有，你不聽家鄉友人的來信麼：中國的社會，簡直不是人住的；何況我們青年人！呀，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！雖說這裏沒有你的親人，但是榮子不是很愛你嗎？她不是說過：我情願做你的人，永遠在

你的懷抱中！呀，真的不要回去，真的不要回去！快寫信去對你的父親改正了好！

他雖然有時這樣想，但是終究被他心中所描寫出來的美麗的故鄉的幻影所攝伏了。

——日本有什麼，日本有什麼！你家鄉不是有比這更好的風景，更美豔的女人！哦，日本有什麼！回去，回去！向你美麗的家鄉！那裏還有你慈愛的母親期待着你！

他那一天的功課，竟於這樣空想之中完了。他挾着書包，正想向他的寓所回去，後面竟有什麼人在叫他的名字。

——露佚君！露佚君！

——什麼人？哦，小林君！你回去沒有？

——哦，我就要回去了！明天是日曜日，倘若天氣好，我們同到荒川去看櫻花好嗎；你在家裏等我，我定去找你！

——好！我定等你！

小林是一個可愛的青年，是露佚最要好的一個朋友。他的家裏，祇有他的雙親，和一個年輕的妹妹，都待露佚很好。每當日曜日，或別的休息日，露佚總和他同到名勝地方去遊玩，或到影戲館裏去

看電影去。

露佚回到寓所，吃過了晚餐，早早就把身體縮在被裏；但是心中還在計劃着回家的事體。

——今天信已發去，一個禮拜後可到溫州，回信至少還要十多天……哦，不到一個月，我就能夠和我十年前的故鄉會面了。

一種隱隱的快樂，使露佚漸漸地入了夢境。

* * *

小林的呼聲，把露佚從夢中驚醒。他睜開了眼睛，看小林已經立在他的枕邊向他微笑着。

——快起來，我們要早些動身才好！你要就起來，我到外面買點東西帶去當點心，就回來的！

荒川是帶清澈的河流，水流急速得很。兩邊的土堤上，滿植着各種櫻樹。陽春三月的前後，櫻花開得似雲似霞的時候，淫氣熏人的日本女人，滿塗了一臉的脂粉，和着她們貪淫凶惡的男人，做一種奇特的舞蹈的樣子，在堤上走着。有的醉了酒，亂七八糟，東一撞西一碰；有的塗了一臉的顏料，口中唱着似歌非歌的亂喊；有的把帶來的紅毯展開在一片空場上，叫了幾個女人，彈琴唱歌。酒氣及肉香和脂粉氣混攪來的一種說不出來的臭味，隨着微

風的飄拂，掠過我們的面頰。這就是日本人年年總有一二月間的櫻花會了。很可以看得出一種狂熱的，肉麻的島國特色。西洋人看了，定會驚異起來。

——啊，到底還免不了這種野蠻民族的特色呢！

露佚和小林雇了一隻小舟，溯上荒川。——這裏的小舟很簡單，也沒有什麼裝飾，也沒有槳。只用一丈來長的竹竿，一面當舵，一面當篙，把船體慢慢地撐去。因為水流很利害，所以向上流撐，是很不容易。他們一面把帶來的司喜（Sushi 日本點心名）來吃，一面談話，一面看看岸上的怪現象，很可以得到一種浪漫的快樂。最後，露佚忍着一種極度的痛苦向小林說：

——小林君！不到一個月，我就要和你分別……

——噢，分別！到什麼地方去？

——回中國去，前幾天接到父親的信，叫我要回去。

——那麼我們幾時可再會？

——算不定的。

——謊話，有那樣事！為什麼呢？

——真的，等錢一到，我就要動身了。

一種奇異的緊張，支配了他們兩人，默默地一句也不響，好好的遊興，竟被這幾句話完全弄糟了。

——哦，這是最後的一次了。狂熱而肉麻的島國民族嘯！不到一個月，我就要和你們作別了。小林，親愛的小林！這怕是我們最後的一次了，不到一個月後，我們怕再也不能同來賞這美景了。急流的荒川，奇異的櫻花會！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了。

他忍不住這種別離的情緒，暗流了兩行眼淚，隨手拾起兩三片被風吹到舟上的櫻花的殘片，輕輕地接了一個吻，把牠夾在帶來的書中，做日後回憶時的紀念。

* * *

光陰好容易過去，從露佚回信發出以後，已經有二十多天了。

露佚剛吃過夜飯，把身體躺在席上。天色雖然漸漸昏暗下去，但是露佚却不願意把電燈扭上。他的雙眼昏昏迷迷凝視着天花板。——天花板上老鼠行便了的痕迹，呈出一朵一朵的雲形，很可以看得出這屋是已歷年很久了。他這樣凝視了天花板一晌，又把他的眼睛輕輕地移到透來極細微薄弱的光綫的

紙窗上去。

——今天十五，十九有輪船開。這裏到神戶，還要坐兩天的火車，至遲大後天的火車是定要起身的了。哦，大後天，十七，只有一天多的時間了。只有一天多，不到兩天工夫，我就要和住慣了的，這兩年來的房間永別了，

——啊，東京，繁華的東京！世界四大都會之一的東京！十年來相親愛的東京！不到兩天，我就要和你作別了。

——榮子，可愛的榮子！請你恕我，恕我！恕我這薄情人。安慰了我十年來的飄浮的心兒，啊，我真感謝你！你昨天晚上對我的哭訴，我未始不知道。但是，呵，我家鄉父親的來信，……

——榮子，親愛的榮子！我並不是不愛你，有你這樣的柔潔的戀人，真是我的無上的榮幸。但是，但是，真正來說，我真真不敢愛你，異邦的放浪人，也值得你的愛嗎？事實上愛情雖是自私的，但是像我這樣人，也該把愛情來歸於私有嗎？哦哦，我真值不得你們的青眼相看，現在我只願你把愛我的心，拿去愛你真正可以做你情人的人！

現在旅費也早已匯來了，要買的東西也買了，

要看的幾本書也都找到手了，學校的轉學書也都辦好了，只等大後天一到，就可以即刻起身。但是他的感傷性，竟起了種種作用，把他的神經弄得昏亂極了。

他踱出了房間，穿了下駄（日本履名）冒着薄弱的星光，毫無頭緒地踱了一回，他的腳尖就自然而然地，向平日煩悶時慣走的早稻田大學正門對面的咖啡店裏走去。一推開門，一種肉熏的臭味，即刻吻了神經過敏的露佚的鼻尖。秋子一看見了露佚，就急急地從裏面跑了出來。

——露佚先生！好幾天不見你來。聽說兩三天過就要回國，真的嗎？

——哦，你聽什麼人說？

——昨天李先生到這裏喝咖啡，我問他有沒有碰到你，他說你要乘大後天的晚車到神戶上船，對不對？

——想這樣做，但是未確定。秋姑娘！請你給我拿兩杯威士忌來，順便還請你弄兩盆下酒的菜。

——噯噯！

露佚打發了秋子去拿了酒以後，把他的眼睛向四面的板壁，天花板，……細細地觀察了一回，又把他

的眼睛移到在那裏倒酒的秋子身上去了。他把她從頭至腳，仔細地打量了一下，閉了眼睛在他的腦海裏，又把她重新溫了一回。

——烏黑蓬鬆的頭髮，暈紅可愛的兩頰，粉白的頭頸，頸邊透出來的那種說不出來的香味。還有，還有！你看，她白玉般的兩肩，兩肩下面的曲線，腋下汗粉混攪來的肉香。柔嫩的乳尖，嬌細的腰身，及至微顫着的玉肌，和下部透出來的……那種香味！

露伏這樣幻想了一回，把頭靠在棹上，勉強去壓住了他戰顫的心兒。

——露伏先生，酒拿來了！還靠在那裏想些什麼？

被這一叫，把他嚇得一跳。他把頭抬起來，就聞見了一種脂粉的香味。

——呀，這宗香味，這宗日本女人特有的香味，今天恐怕是最後的領略了。再過一刻，我就再也不能重溫這種香味了。

露伏把他的鼻子又轉過來連連嗅了好幾口香粉和肉混攪來的香氣，才能夠滿足了他這宗慾望。